

莲/花/山/文/丛
LIANHUAASHAN WENCONG

散文小说选

母爱悲歌

卜茂华 著

海天出版社

莲/花/山/文/丛
LIANHUASHAN WENCONG

散文小说选

母爱悲歌

卜茂华 著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母爱悲歌 / 深圳市福田区文联编 / 卜茂华著. —深圳 :
海天出版社, 2007.1

(莲花山文丛)

ISBN 978-7-80697-906-8

I. 母... II. 深...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中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1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05690 号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33)

<http://www.hiph.com.cn>

责任编辑:陈淮涛

装帧设计:海天龙 责任技编:钟愉琼

深圳市海天龙广告有限公司制作输出 Tel:83461000

深圳市图更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7年1月第1版 2007年1月第1次印刷

开本:965mm×635mm 1/16 印张:18.25

字数:225千字 印数:1-3000册

总定价:196.00元(共6册 本册20.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散 文

母爱悲歌.....	3
附录：公元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卜茂荣 37
伟岸的父亲.....	51
附录：澎湖.....	卜茂荣 63
永生的祖母.....	70
儿子是良师.....	86
是邓小平让我们吃上了饱饭.....	89
捉 鳖.....	101
深圳搬家.....	104
走马法西葡.....	111
走进西藏.....	117

中 短 篇 小 说

观音潭.....	127
人 生.....	190
送 猪.....	204
凡 妈.....	216
人保组工作实录.....	228
湘韶酒楼.....	242

散 文

母爱悲歌

什么是无私的母爱？什么是崇高的情操？什么是凄怆的悲剧？我母亲以她短暂一生的言行举止和宝贵生命，进行诠释和演绎，给了我们一个最标准的答案。

一

1927年农历8月22日，我母亲出生于湖南省桑植县官地坪乡黄家台村。我外祖父黄翠岩是清末武举人，外祖母罗么姑是大户人家的女儿。他们在当地颇有名望。外祖母已经生了一个儿子，二个女儿，我母亲是第四个孩子。由于重男轻女，外祖父与外祖母给我母亲取名“转男”，希望自她以下，只生儿子。果然，三年之后，外祖母又生下了一个儿子。

虽然外祖父、外祖母重男轻女的观念很重，但他们对自己的女儿还是很关爱的，让我母亲读了四年初小。在当时当地，也算得有点文化了。但是，农村的地主们眼光毕竟不可能看得很远，不可能在女儿身上教育投资太多。本来，我母亲天资聪明，是棵读书的好苗子，但外祖父外祖母坚决不让她读书了，而是要她回家参加劳动，发家致富。母亲与她的两个姐姐，都是十多岁

就喂猪做饭下田劳作，与一般农户家的姑娘无异。靠她们姐妹的辛勤持家，外祖母家田地一直有增无减。1935年，大舅跟着贺龙元帅闹革命下落不明。1946年，外祖父过世。这期间，母亲的两个姐姐先后出嫁。外祖母带着我母亲，居然将一个呈破落之势的大家支撑下去。1949年秋，母亲嫁到我家，时年二十二岁，象同时代的姑娘一样，她的豆蔻年华也是在辛劳中度过的。外祖母对女儿的要求非常严格，尤其外祖父辞世后，这位守寡的当家人，更是节俭得不近人情，据父亲告诉我，自和母亲订亲后，他年年都要与我二姨父一道，赶着自家的牛去给外祖母家耕田打耙，栽秧割谷，差不多是长工。我想，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快乐肯定是很少很少的。

外祖母的节俭守财，终于酿成了严重后果。土改时，她被划为地主分子，管制劳动，她家所有的田地没收，房屋财产也全数没收。她被扫地出门，住进一间真正的牛栏。问题的严重性远远不止这些。她被划为地主，直接影响牵连到跟她有血缘关系的后人，影响了三十多年，三代人，其中受影响、牵连最大最致命的是她的三女儿，我的母亲。

二

母亲嫁来我家，心情应该是极其复杂的，一方面，女大当嫁，嫁给我父亲，她是心甘情愿的，我父亲是当地公认的品学兼优的好青年。我祖母是当地享有极高威望的方寡妈。我家虽然只是中等收入的人家，但我父亲是独生子，没有矛盾根源。另一方面，她又很担心外祖母的生活。那时，小舅舅还在读中学，远在常德。家中就外祖母一人。面对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社会，聪慧孝顺的她，心中一定有着深深的忧虑。

由于家道已经破落和土匪的多次掠抢，外祖母家除了那几

间大瓦房和十几亩水田，实际没有多少财富。母亲出嫁，嫁妆也并不多，一张红实木床，一张大实木书桌，几张小茶几，几把木椅，几个木柜，几床好棉被，没有任何金银玉器。但是，在我家乡叶家山这个偏僻贫困的小山村，这就已经够风光了。母亲是坐着大红花轿来的。祖母很重视我父亲结婚这件大事，倾其所有，办得热热闹闹，亲朋好友们一片喧闹叫好之声，但我母亲显得非常平静，最多只是浅浅地微笑。除了少女的羞涩矜持，她眉宇间更多的是一丝忧郁。难道她有预感，有直觉，未卜先知，预感到自己的生命之花将在短短的十九年后凋谢？

三

母亲嫁来我家不久，官地坪就解放了。我父亲参加了乡民兵团，当队长，跟着解放军剿土匪，以后，又参加了工作，成为国家干部，长年在外，她与我祖母一样，给予了大力支持。她了解我父亲这样的热血男儿，应该走向更广阔的社会，而不应该终老于田野之中。而她自己则在家中勤耕苦作。

我家乡的自然条件很差，主要是缺水，多是旱地、岩壳。人们要想吃碗饱饭，要付出更多的辛劳。天大旱时，挑水要到十里开外，平日也要出去四、五里远。祖母与母亲都是在自然条件好的地方长大的，嫁到叶家山来，挖岩壳、挑远水、吃玉米红薯，就是对她们的严峻考验，自然条件逼着她们改变生活习惯。父亲长年在外，家中再无男劳力，稼穡艰难，繁重的体力劳动靠她们婆媳去做。她们婆媳真正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耕种收获，植树栽竹，养牛喂猪，纺纱织布等等。她俩都是聪明大气的能干人，相比之下，祖母比较急性，说话很快，动作迅速，母亲比较沉静，说话慢，话不多，声音柔和，动作准确。两婆媳相依为命，情同母女。在单干户、互助组时期，我家的经济状况一

直在叶家山保持着最高水平。母亲圆脸大眼，生来端庄，身材匀称，明眸皓齿，是当地的美丽少妇之一。她有些文化，能看书读报写信，且品德端正，通情达理，心地善良，和左邻右舍的关系都很融洽。母亲心地纯正，处理婆媳关系，邻里关系，全凭着与人为善的基本原则。她对那些家境困难一些的乡亲，尽可能施予援手。青黄不接之时，许多人家都在我家借过粮食。祖母望高威重，人们不好意思向她开口，便向母亲开口，母亲总是满口答应。祖母也乐得清闲省心，不久就将家中钥匙交给了母亲。母亲的这些义举善举，得到了人们的一致赞誉。当地如果婆媳吵架时，婆婆们就拿出我母亲做榜样，要求媳妇学习。而那些媳妇就举我祖母为例，进行反驳。多年后，当地的人们还告诉我这些他们永不会忘记的旧事。他们说，你母亲总是一脸微笑，济人所难，是个真正的好人。但是“好人命不长”，天老爷不长眼，你母亲那么好的人，竟去得那么快！

四

我祖母是眼光独到、眼界很高的能人，她挑中母亲为媳妇，除了母亲端庄大方，五官大气，身体健康，能干勤劳等优点外，还认准了母亲是能多生育男孩的标准体型。祖母共生了四个女儿，一个儿子。她一直觉得自己只生一个儿子太少了，在讲人多势众的社会中，一个儿子真的是太少了。她希望母亲多生几个儿子，给她赶本。祖母已经暗自盘算安排好了，她要母亲至少连生四个儿子，取名“荣华富贵”。祖母的眼光确实准确。1951年夏天，我大哥出生，祖母喜出望外。她给我大哥取名“茂荣”，乳名初生，寓意我母亲继续生下去。母亲生了儿子，地位更稳固。祖母亲手煮鸡蛋杀鸡炖汤，忙得不亦乐乎。母亲当时一定是幸福的、满足的。

两年以后，母亲生下我。高兴的祖母给我取名“茂华”。再两年之后，母亲生下个女孩，祖母是个直率的人，她听接生婆婆说是个“不带把”的娃儿，便感到失望，推说头晕，委托二姑给母亲煮鸡蛋炖鸡汤。祖母的这个举动，为她们婆媳关系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蒙上了一层薄薄的阴影。母亲便亲自抚养我的这个妹妹。但是，由于当地医疗条件差，这个妹妹终于因高烧而不幸夭折了。再过两年，1957年秋，母亲生下三弟，祖母又高兴得不行，亲手杀鸡炖汤。因为当时已经反对“富贵”的庸俗提法，便取名“新华”。1960年夏，母亲生下第五个孩子，又是个男孩，但这个弟弟刚出生就朝天撒尿。祖母亲手接生，便说：“下地银枪，伤爹伤娘”，认为不好养。果然，这个弟弟也很快高烧不幸夭折了。1962年秋，母亲生下了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还是个男孩，即我现在的四弟，祖母喜之不胜，以七十高龄亲手哺育他，并取名“爱华”。

就这样，祖母只生一个儿子的终生遗憾终于由我母亲弥补了。而且也很神奇，祖母想我母亲生四个男孩的良好希望也顺利实现了。我祖母对这四个孙子极其疼爱，基本上由她亲手抚养与启蒙，祖母从内心中是感激我母亲的。母亲使我们这个家族人丁兴旺，功不可没。

但是，母亲一直为两个夭折的孩子悲伤。我懂事后，她多次流着泪说过，“如果你那个妹妹，那个弟弟能活下来就好了……”

是的，如果他们能活下来就好了，尤其是那个妹妹，如果她能活下来，母亲的命运或许就不会那样……

五

人，总得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大背景下生活。解放初

期，我家乡是单干户，然后到互助组。不久，土改运动开始了。我家乡是1952年秋进行土改。祖母被划为中农成分，田地不进也不出。叶家山这个小山村中没有地主、富农、上中农，最高成分就是中农。母亲本人也划为中农成分。当时国家政策是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上中农、小土地出租，打击地主富农。祖母与母亲是风平浪静，但外祖母家则是天翻地覆，她被扫地出门管制起来不说，吃饭还成了问题。当时，我大姨娘婆家也划成了地主，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二姨娘婆家家境状况非常不好，舅舅读书还没有谋生能力。好在，祖母给了外祖母雪中送炭般的粮食援助，外祖母的生计才有了着落。祖母并没把这件事当回事，但我母亲却已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一直压了她一生。然后是初级社、高级社。这几年间，一般情况下，只要勤劳，只要会持家，人们还是有碗饭吃的，祖母与母亲既勤劳又会持家，我家的粮食年年有节余，年年杀年猪有肉吃，喂的鸡多，有蛋吃。加之父亲的工资收入，钱也有用的，家里方方圆圆，整整齐齐，生活一直是很好的。但自1958年起，事情发生了变化。先是办人民公社，所有土地和耕牛、大型农具都要无偿地交给公社大队生产队，母亲陪嫁的一架风车也成为生产队的了。以后总路线、大跃进、多快好省、超英赶美。再以后是大食堂、大炼钢铁。雷霆万钧、雷厉风行的命令风越刮越猛。形形色色，令人眼花缭乱的新名词和政治运动铺天盖地而来。家中的粮食也全部交给了食堂，母亲和祖母带着我们去食堂吃饭，先还吃了几餐饱饭，慢慢地就吃不饱了。有一次，我去食堂打来一家人的玉米粉子饭，边走边用手抓着吃，走到家，一竹篮饭差不多吃完了，而我当时只有五岁。母亲将剩下的饭给大哥和三弟吃了，她自己和祖母硬是饿了一夜。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即使象母亲和祖母这样能干的人，也只能挨饿！母亲对这些变化泰然处之，她知道在大势面前，只能逆来顺受。

在以后的“大兵团作战”中，大哥上小学，三弟还小，由六十多岁的祖母带着坐在食堂等饭吃。母亲就一直将我带在她身边，上大山开荒，上工地修水库。记得在青佛山挖荒地，人们将挖出的葛根丢在火中烧，等不到烧熟，便吃了起来，母亲首先给我剥开一根，让我先吃，然后她才吃起来。葛根没熟，一咬白粉浆溅得老远，人们的手是黑的，脸是黑的，嘴角是白的，人人都象黑花脸。母亲抱着我，给我抹着脸，不时长叹一声……这里还有个插曲，有次我跟着母亲出工，锄玉米草，看到母亲将玉米间苗，一般一垄只留一根玉米苗。回到家后，我也如法炮制，将自留地中已长得很高的玉米拔成一垄一根。母亲发现后，哭笑不得，连声说这个孩子，哎……

跟着，又是大砍树木烧焦炭，土法上马炼钢铁。用材林、炭薪林、风景林不几天就砍光了，人们就开始打果树的主意。母亲和我祖母手栽的已经挂果的梨树、枣树、李树、枇杷树、板栗树等共约三十多棵，是叶家山果树最多的一家。愚昧蛮干的人们提着斧头，扑向我家果树时，母亲以严厉的怒喝坚决制止了他们。母亲一生从未与他人红过脸，更没有高声吵过架，唯独这一次，她真正动了肝火。祖母也发怒了，抱着果树，让他们先砍自己再砍树。那些头脑发热的人们才住手。当时所有的果树都已归公，母亲和祖母保住的并不是自家的果树，而是全生产队的果树。五十年后，这些果树大都还在给人们奉献着芬芳的花香和甘甜的果实。仅这件事，母亲和祖母就是功德无量了。

六

1959年秋天，农村还在把人往死里折腾时，我们一家转成国家粮城镇户口，迁往慈利县岩泊渡完小，母亲被安排为小学的炊事员，成为国家职工。我家离岩泊渡一百六十多里山路，母亲、

祖母、还有我大姑，轮流背着我与三弟，晓行夜宿，走了两三天，才到了岩泊渡。记得我从山路跳到公路上，见到一辆汽车，便好奇地没命地跟着跑了很远。

从母亲个人来说，虽然身份变了，由农民变成了国家职工，但工作性质并没有变化，还是辛勤劳动。当炊事员，担水、洗菜、炒菜、淘米、蒸饭，还种菜喂猪，和农村没有什么两样，只是菜炒得更多，饭蒸得更多而已。学校的教师，部分寄宿生，总共有上百人在食堂吃饭。每天都要起得很早，晚上又睡得很晚，真是“夙兴夜寐”。除了不日晒雨淋外，劳动强度低一些外，劳动时间比农村还长，而且农村的自由度还大一些。但是母亲却感到很满意：一是结束了与我父亲分居十年的状况，全家人团聚了；二是岩泊渡比官地坪叶家山要开放得多，我们兄弟读书受教育质量好了许多。唯一使她忧虑的是，离外祖母远了。叶家山离黄家台只有四五里路，她可以常回去照料，现在，一年最多只能回去一次。

对于一个特别能吃苦耐劳的中国劳动妇女来说，食堂的工作，母亲是游刃有余。她进食堂前，食堂不喂猪，她来后，看到那么多泔水被浪费了，便动手喂起猪来。没有猪栏，便在男厕所中间用砖砌了猪圈。她去喂猪食，有诸多不方便，便由我和大哥帮忙，我们年小，提不起猪食桶，便在前边侦察，见里面没人解手，就叫母亲进去倒猪食，然后我们守在门口，不准那些男老师、男学生进去。直到母亲倒完了猪食，我们才撤销“警戒”。自母亲来了之后，食堂每年都杀两头年猪。虽然当时生活困难粮食紧张，没有粮食喂猪，猪并不太肥，但毕竟有了肉吃。人们都从内心感谢我母亲。母亲是拿固定工资的，不喂猪工资不少，喂猪工资也不多，但母亲却不辞劳苦，一直义务喂了八年，直到她含恨辞世。母亲还动手给食堂做了很多干菜、咸菜、坛子菜，如干南瓜皮、萝卜干、霉盐菜、盐水辣椒、腐乳之类。母亲的能

干，立即就赢得了大家的好感好评。所有的老师都叫我母亲“三姐”，且不冠姓，可见他们对我母亲的尊敬。学生也都尊敬地叫她“三妈妈”或“三姑姑”。

学校规模越来越大，食堂先是我母亲一个炊事员，以后食堂有两个炊事员，除了母亲，还有一位男师傅。以后，增设了岩泊渡附中，又加了一位男师傅，总共三个炊事员。母亲主要是负责炒菜。1959、1960、1961、1962这几年，生活极其艰难，缺油少肉是常事，菜的味道也无法讲究，没有什么油水，只是放盐而已，炒菜基本上是煮菜，但母亲还是尽力多找来一些调料，如干辣椒、桂皮、桔子皮、花椒、胡椒之类，使菜的味道尽可能好一些。1962年下半年之后，生活好转了，油水多了，肉多了起来，还有了鸡鸭鱼蛋的供应，母亲更加讲究菜的烹饪味道了。她尽量不炒大锅菜，不怕麻烦，一种菜宁愿分成两锅或者三锅炒，让老师学生吃上味美可口的菜。她炒的菜，大家都喜欢吃，还一个劲地赞扬好吃好吃，这时母亲的脸上便会绽放出满意的微笑。记得有一次，一位老师吃了饭后，对我母亲说：“三姐，你的手艺越来越好，炒的菜又香又好吃。比起早几年，天上地下。”母亲听了后，当时没说什么，过后对我说，早几年，连油都没有，怎能炒出好菜来？我看得出来母亲的委屈心情。

学校北面是澧水河，南边是康家溪，康家溪就在学校的西边汇入澧水河。那时，这河水溪水都没被污染，清彻透亮。母亲是特别爱卫生的人，尤其是洗菜，哪怕天寒地冻、河水刺骨，她都会去河边洗菜。学校食堂吃饭的人多，常吃和渣，就是将黄豆磨成浆后，不过滤，与青菜一起煮熟，再淋上一些油，味道很鲜美，是湖南著名的农家菜。母亲为了做好和渣，不断地变换青菜品种：南瓜叶、萝卜缨子、油菜苗、韭菜、白菜叶等等。她在河边洗这些青菜时，非常认真，一丝不苟，再冷的天，手冷得通红，麻木了，她哈哈气，又继续洗。一直要到她自己满意为

止。所以她做的和渣味道特别好，我们几兄弟也常常争着抢着吃和渣，百吃不厌。母亲对师生们的爱心，就象澧水的河水和康家溪的溪水一样，清彻透亮。当时，学校还有两块菜地。学校一天也只开两餐饭，因为没有粮食，吃不了三餐。吃早饭后，收拾完了，母亲便下菜地种菜。种菜，是母亲非常扎实的基本功之一，对母亲来说，真正是小菜一碟。加之开始还有我祖母这位大师级的高手帮忙，各种蔬菜都种得特别好。记得那些紫红的辣椒、长长的豆角、还有茄子、苦瓜、萝卜、白菜等等，由于是用粪肥浇的，各种蔬菜长得非常旺盛，味道要多鲜美有多鲜美！当地的农妇，前来讨教技术，索要种子的很多。人们都特别尊敬我母亲与祖母婆媳，为她们的劳动技能和劳动果实而倾倒。

母亲勤劳好象是一种本能，很难见到她歇下来。1962年9月的一天，母亲大着肚子和我、大哥推磨磨黄豆浆，准备给师生们煮和渣，母亲与大哥推磨，我给石磨喂黄豆。我们母子三人说着笑着，推着推着，母亲的肚子疼起来了，马上回去，不一会儿就生下了四弟。我觉得，母亲短暂的一生，41岁便辞世，但她的劳动量及劳动成果已超过人们平均劳动量和劳作成果的两倍以上。老天爷只安排她如此短暂的生命，是不是见她太劳累而见怜，所以提前让她休息？

七

母亲天性极其善良，常怀恻隐之心，特别愿意济困扶弱。

1959年下半年，母亲刚到岩泊渡时，吃饭形势正是严峻恶化之时。教师们吃不饱，学生们更吃不饱，我家同样吃不饱，我们兄弟也一直处于半饥饿状态。学校周边的人们也多是半饥半饱，但我们家毕竟每月都有粮食供应，比农村人家要好一些。学校食堂里，蒸过野果子木瓜子粑粑，煮过枇杷树皮和许多种野菜。即

使这些东西也不够吃。那时寄宿学生都要自带口粮，有些没粮食了，饭钵是空的。每到这个时候，母亲便会用我家的粮食给这些空钵蒸上饭，那些学生感动得当场落泪。那几年间，母亲不知帮助了多少学生。以后多年，还经常有家长上门来感谢母亲。学校放假以后，大食堂停火了，我家自己做饭吃，需要买些木柴、鸡蛋之类。凡是老大娘、老大爷送来的鸡蛋干菜和木柴，母亲都全买下来，哪怕并不很需要，价格也比市面上的略高一些，一些零钱也不用他们找回。学校附近的人们，口口相传，都说三姐是个真好人。

母亲还与周围的妇女们保持着良好密切的联系，互相走动，互相帮助，这些妇女对我家也特别友好。学校附近的群众中，也有十分困难的。母亲也给十多户人家都送过一些粮食蔬菜，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不仅这些，母亲帮助别人的行为贯穿她的一生。1968年秋，她遇难后，有好几位教师和工友来还了母亲生前借给她们的七十多元钱，而这是母亲两个月的工资。

也正因为如此，母亲在当地有着极好的口碑，当地人也都敬重地叫她“三姐”。记得有一年，学校附近有一农户家刚生下儿子时，恰好我和大哥从他家门口经过。他们家高兴得不行，说，狗随捉来人，人随踏公转。今天，三姐的两个儿子当踏公，我们家的儿子将来肯定有出息。他们不但要我们兄弟吃红鸡蛋，还给我家送了一大水瓢煮红鸡蛋。母亲收下这些红鸡蛋后，给这家农户加倍地送了鸡蛋，还有红糖。说来也巧，这个小孩以后果然成了国家干部。母亲遇难后，在我父亲和我还没有赶到场的时候，也就是这些当地的农村妇女和几位女教师把她抬起来并给她换好衣服；也就是这些男劳力将我母亲抬上山的……

我家当时的经济条件并不是很好。父亲、母亲的月工资合起来是90多元钱，要养老养小，要支援亲友。经济负担是沉重的，而这副重担又主要是放在母亲肩上。